

榆林市作家协会重点推荐项目

留住乡愁

LIUZHU XIANGCHOU

拓
毅·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拓 毅

1955年生，陕西省子洲县苗家坪镇佟家圪村人。
子洲县作家协会主席。著有小说散文集《片石集》、散文集《乡村风物散记》《乡村物语》《敝帚集》。

榆林市作家协会重点推荐项目

留住乡愁

LIUZHU XIANGCHOU

拓
毅·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住乡愁 拓毅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227-06484-8
I. ①留… II. ①拓…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第 270694 号

留住乡愁

拓 毅 著

责任编辑 赵学佳 贾 莉
封面设计 晨 皓 赵 倩 魏 佳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9391 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Y0003231

开本 787mm×1092mm 1 A6
印张 16 字数 23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484-8 I · 1681
定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龙 云

早就酝酿要出一套丛书。丛书，显示一种阵容，她是一个个的个体凝聚，聚集起来就是一种群体的力量。

这个群体是榆林市作家协会。

毫不夸张地说，榆林的文学高原已经在沙漠上高高隆起。早多年前，就有同志提出，沙漠文化绝不是文化沙漠。文学这种非机器化生产非复制性操作的先天禀赋，更多的时候却独钟于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和被另类的群体。这套丛书就是这种不等式的一次精准实力展示的盛装出演。榆林作家群已经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每年光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就在百篇首以上，有的还开了专门的研讨会，一些全国的评论家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现象——榆林或陕北现象，也曾试图着将此现象和陕西文学合谋计划着第二次“陕军东征”。是的，榆林文学是该到了更进一步展示实力的时候了。这次结集出版，就是以集体形式的定格亮相，她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单一的某一种文学样式，她就是一个群体，一种集体的合力一种团队的呈现。

综观他们的题材范围，除了一部分游记，视野都没走出陕北。不是他们不愿走出，是这块土地已经足够让他们纵横驰骋左冲右突了……一个伟大的作家一部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它书写的界面有多大，而在于它潜藏的思想厚度和开发的技术含量。从文学的角度看，陕北够博大了，这里的沙粒是毛乌素沙漠腹地孕育出的嫡生长子，这里的黄河是最具母亲河浑黄奔突咆哮的晋陕峡谷，这里的长城是最具黄土沙漠平常状态的有明一代的典型地段，这里的信天游是陕北核心腹地一嗓子能穿透几座山梁的

留住乡愁

真正拦羊嗓子回牛声，这里的黄土高坡是种植小米南瓜养育了十三年窑洞战士走向全国胜利的吴天福地，这里的人种是塞上边关长期拉锯逐渐固定下来的吕布后裔绥德汉子和多民族融合孕育的貂蝉衣袂米脂婆姨……这些已经足够了，这些虬状的老根足以养育一代数代几十代作家，这些硕盘的乳汁，足以孕育先前现在未来的文学巨匠和新秀……当然，这仅指是一种物理上的时空界域，真正写作的精神指向是榆林陕北西北以至……也可以这样说，是榆林土地生长了榆林文学，是榆林文学选择了榆林作家，是榆林作家书写成就了榆林文学。

这些集子中，既有雄浑朴拙信天游传统基因承继下的“大漠孤烟直”的凝重苍凉，也有圆润细密肇源于吴越之地“榆林小曲”历史朗照下“小桥流水”的清冽潺湲，既有对这块土地秦直道汉匈奴杨家将李自成等过往历史的“反刍”，也有神府煤田佳子盐田三边油气田资源开发暴富后人与土地纠缠一起的裂变和创痛，更有对这块土地未来的文化增量和资源枯竭后的反思与叩问。写这些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括”了进去，跳站在历史和现代的脉搏上载浮载沉。

这些作者中，既有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合作化时期的鼎宿擎将，生活的丰富和阅历的积累使他们的作品沉淀着气定神闲的臻达实崎；也有六零七零后的盛年健将，他们精神饱满志气昂扬，呈现出的是金声玉振磅礴豪迈的雄浑鼎运；更有八零甚至九零后的新锐先锋，他们亦如春初新韭，绽放出的是激情射远葱茏向上的气象峥嵘。他们多半是男性，自然赤诚锐利，汪洋恣肆，洋溢着陕北汉子有如白于山般的铮铮撼动力；她们少一半是女性，自然明心见性，飘逸涵泳，昂奋着塞外女子亦如无定河般的勃勃生命力。

每个作家都是个体，都溢散着自己的风格个性，但我们不妨宏观地扫描，就会发现这套丛书的整体质格，他们没有“屌丝”般追踪当下文坛的眼花缭乱技术呈现，而是沉静从容地在作深层次勘探思考。他们看到了柳青在各种外界诱惑各种头衔叠加时却从北京回到了皇甫村定心专意地和“梁生宝”一起相跟着去买稻种，他们记住了路遥在现代主义以及各种新潮纷至时依然对现实主义的一如既往。他们的坚守是对这块土地深思熟虑后

序

的清醒执著，他们的放弃是对历史当代未来文学扫视后的理性选择。

这套丛书里的作品，不敢说篇篇或部部都是精品，但挑出任何一部，总有那么一篇或几篇毫不逊色于我们现在被评奖或被鼎举的作品。就是这套丛书里的一些篇什在当初被大刊物推出时，很多编辑甚至误读了他们的籍贯，一些评论家不得不遗憾地错位“回头率”，不相信陕北这块土硃地瘠的偏僻地域会生长出如此豪迈纯粹而又不乏敦厚写实的时代性作品来。但事实是，他们就是陕北的，还是榆林的。他们还会坚定地判断：这块土地还将走出像柳青路遥那样的卓然大家。当然，也有一些说法和担心，说这里的沙尘暴或多或少地会给这些作品涂上拂不去的尘埃，说这里的经济过度膨胀或多或少地会让金钱俘虏强暴了文学……时间，会让一切遮蔽的误读回归本真，会让一切偏离的目光在位移的途中矫正焦距。

未见书稿之前，我们曾策划议定这套丛书不超十本。书稿收讫，左挑右剔，她们总会以不同的角度闪耀不同的光芒拨动着评委的某根艺术神经。结果，就成了现在翻了一倍还挂一丁的数量。多就多吧，多了更显阵容的气势和宏壮。就这，还有许多集子被搁置而未能收纂，更有一些或因未能赶及或因刚出过集子或因未有时间收汇成册，而谦让地将这权利让位给那些更年轻更需要资助的作者。

陕北是一块艺术的土地，这块土地曾让多少艺术家淹没其中，然后浮出水面。就连一代伟人毛泽东也被这块土地艺术地浸淫，发出“北国风光，千里冰封……”的艺术化声音。之后，还有丁玲、贺敬之等等一批陕北作家。真正从这块土地中心泛出泉水的是柳青、路遥，他们操着这块土地的语言，复述着这块土地的故事，他们自始至终没有从精神上脱离这块土地……这套丛书是这种文学的承继也是这种声音的赓延，他们中的一些人若干年后很有可能就是第二个柳青第三个路遥。唯如此，才是我们的切望和期许。

2016年3月5日

于九一斋

（龙云，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榆林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

序

朱占平

拓毅先生的散文集《留住乡愁》就要付梓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大喜事。我和拓毅兄是相识多年的文友，该书收录的大部分篇章在他多年前刚写出时我就拜读过。尽管如此，此次我用两天时间重读这近二十万的文字，依旧有一种被浓浓的乡情包裹着的情绪。这种乡情是温馨的，因为它唤醒了我们尘封已久的记忆，彩色童年；这种乡情是忧伤的，因为它正在一天天离开我们，无声无息；这种乡情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能告诉我们的子孙，已经逝去的究竟是怎样一个年代。

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只有拓毅能做好这件事情。我熟悉的拓毅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一个细致入微的人，一个文采飞扬的人，不具备这样的素质，是很难做好这件事情的。

书中记述的风物器具、树木花草、地理地名、作物农具、飞鸟走兽、家畜家禽、风味小吃，甚至儿童的游戏科目，都是以清晰朴实的记叙，穿插着悲悯风趣的人文关怀，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他毕自己对曾经过往的全部积累，倾自己对乡土乡人的全部感情，为我们编织出了一幅贫瘠、宁静、忧伤、快乐相互交织，多姿多彩的乡村画卷。

在我看来，这本散文集更是一部传统陕北民俗文化的百科全书。打开来用心阅读，眼前会闪出浓浓乡情；合上书出神思考，胸中会泛起淡淡乡愁。

诚如是，我们便神奇曼妙地留住了乡愁。

2016年8月4日于西安城北读月斋

（朱占平，作家、高级律师）

记住乡愁（代自序）

对故乡的依恋是乡愁，对故里亲人的思念是乡愁，对乡野孩提生活的记忆是乡愁，对一方风土人情永难割舍的眷恋是乡愁，具体到村口的老树、村中的井泉、浑圆的山峁、蜿蜒的村溪、幽深的街巷、古老的石磨、残破的院墙、孤独的草垛、高筑的鹊巢、俊俏的燕影、静夜里的狺狺犬吠、黎明前的喔喔鸡啼……还有那些锈迹斑斑、钝不可使的农耕用具，俱是浓缩了的微型乡村风景，也是最具象的刻骨乡愁、铭心乡谣。

在故园门前留个影，想把乡愁留住，故乡却渐行渐远了；与村中的老者攀谈，想把乡愁留住，不久，那位长者便悄悄逝去了；推动、滚转院子里的那副石碾，想把乡愁留住，几年后，那石碾就在原地倾倒了；坐在院墙上，看对面山坡上的风景，想把乡愁留住，几场风雨过后，那堵短墙也便坍塌了；走到村中小河旁，掬一捧溪水洗一把脸，想把乡愁留住，涓流却把乡愁带到下游、带到遥远的异地他乡了；在村中到处转悠，想把乡愁留住，可几乎每一个院落都是人去室空，野蒿疯长；推开栅栏，掏出钥匙，想打开自家的窑门，去寻找那封闭在老屋的乡愁，守职的铁锁却生锈死了，无论怎样转动钥柄，那固执的锁芯终是无动于衷；独自爬上附近的山峁，想放开嗓子唱一支古老的乡村歌谣，以此消释那萦绕在心头、永远也化解不开的乡愁，可未经吟唱，喉头一阵哽咽，乡愁却在心深处嚤嚤低泣了……

乡愁是农业文明留存在人们心间的心灵景观。城镇化建设的

留住乡愁

步伐愈快，乡愁也便愈浓；岁月愈久，乡愁也愈是绵长。

记住乡愁吧，牢牢地记住！记住乡愁，即是传承了农耕文明与本土文化，也便是记住了你的族根家脉，系紧了你与故园的情感纽带，守住了你的最后一块精神领地，留住了你永远也难以忘却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

2015年2月21日晨起记于乾和居书屋

目 录

- 1 故里风物记
 - 桔槔 轱辘 石磨 石碾 豆腐磨 石碓
- 18 老屋旧物
 - 捶布石 石床 石仓 酸菜瓮
- 27 救荒本草
 - 苦菜 马齿苋 地椒叶儿 秃扫儿 地柳儿 黄花菜……
- 48 草头撷英
 - 山丹丹花 牵牛花 打碗碗花 花狗脑花 野菊花 枝子花
 - 红条花 蒺藜花 洋老麻子花 红阳叶花
- 62 故里草木状
 - 艾 则蒙 茛草 薤 甘草 麻黄 得溜儿 洋山蔓儿 苇子
- 82 故里地名轶闻
 - 宕牛犸 鳖圪塔 没天沟 佛庙山 楸树峁 榆树畔
 - 大皇庙圪塔 圪溜嘴儿
- 89 乡村地理
 - 石庵·水潭 龙槽·石鱼 老石头·跌岔 水井·泡菜池
 - 村溪·村路 崖窑·寨子 天穹·串洞
- 108 农具志
 - 犁 镰刀 耙子 绳 连枷 铧 锨 锄 耙·耢
- 124 五谷杂粮小识
 - 谷子 糜子 小麦 豌豆 高粱 玉米 大豆 荞麦 其它

留住乡愁

- 153 故里走兽录
狐狸 黄鼬 獾儿 狼 其它
- 163 故里飞禽录
喜鹊 乌鸦 雁咕噜 啄木鸟 麻雀 燕子 苍鹰 鸱怪子
其它
- 180 风味小吃志
饅馅 油饼 抿节儿 摊黄儿 米糕
- 186 农耕文化的活化石——耕牛
- 196 毛驴儿
- 203 羊者，祥也
- 211 鸡者，吉也
- 218 记忆广播
- 222 儿童游戏撷拾
吹柳笛 玩弹弓 打水漂儿 攒泥炮 踩泥滩儿 弹秫秆琵琶
红条弓·葵秆弩 抛石子儿 打天气 打骰 打老爷……

故里风物记

小 序

结庐东山坳，我常把我的乾和居当作幽篁深处的一处幽居。

记得台湾作家李乐薇在《我的空中楼阁》中有这样一段精彩文字：“虽不养鸟，每天早晨有鸟语盈耳。无须挂画，门外有幅巨画——名叫自然。”我感觉，这描摹的也正是我的居所。春日桃月，当我在我的静屋里为故里风物写散记时，又想起另外一些早已定格在了记忆底片上的物象来，它们分别是桔槔、轱辘、碌碡、石磨、石碾，还有那早已经淡出了人们记忆的豆腐磨。这些物象，随时都在显影，在我的脑膜上鲜明显现，就像在定期不定期地放映一幕幕乡村风情短片。

前些日子，同几位摄影发烧友去邻县的一个村子采风拍片，在村中溪流边，不远不近耸立着一个个桔槔，有一只灰斑鸠站立在一个桔槔高高的杆尖上，欢快地鸣叫着，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图画。有影友就说：“这样独特的乡村风光，可不多见呀！能将这些正在消失的乡村物象用文字记录下来，肯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听了这位影友的感慨，我的心里油然而产生了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返回家后，就疾速地写下了“故里风物记”这样一个题目，并决意立即就动手，以求这些曾经司空见惯，但后来逐渐消失的物象能立马出现在我的稿笺上，长久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我已为这些物象编好了目次，那就是桔槔、轱辘、碌碡、石磨、石碾、豆腐磨。也许还有很多，说不定在写作过程中，它们自个儿会冷丁冒出来！

桔 槔

故里少有水田，为了解决吃菜难的问题，人们就在村溪两边，用石块垒砌的办法，整修出一块块零星的“水地”，俗称其为“园子”。这所谓的“水地”，实则也是些旱地，并没有自然的水源可引以灌溉。于是，人们就在“园子”边垒筑石台，竖立桔槔，将溪水引到桔槔下面的蓄水池中，然后，用桔槔这种汲水工具汲水浇灌“园子”里的蔬菜。这桔槔，在我的记忆里，仅我们村，就有十多个。

桔槔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汲水工具，据史书记载，早在商代初期就有了它的存在。它的装置很简单：将一根较粗的长木杆楔进一块圆形的重石中，长杆的较高处装一铁钩，悬挂在一横木上，然后，在长木杆的顶端上面悬挂一根较细的长木杆，再在较细的长木杆另一头挂一水桶。汲水时，汲水者站在石台半腰间的一块石条上，把挂水桶的细长木杆向下拉动，使水桶够着池水，这时，楔有重石的一端就高高翘起来，待水桶吃满池水，汲水者就将细长的木杆轻轻向上引提，这时，因为较粗的长木杆上的重石开始下沉，挂着水桶的细长木杆就自然地上翘，水桶便被毫不费力地提升到地面上来，那汲上来的池水就被倾倒在水壕内，然后，顺着水渠流入了“园子”。桔槔利用杠杆的原理，比全凭双手从池中提水省力多了。所以，古人说，利用桔槔，可以“一日浸百亩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

故里村中央一个叫作景家崖的地方有一大块台地，据老人讲，清朝末年和民国年间，村人每年都在这里种植洋烟（即罂粟），每至洋烟开花时间，那一大片五彩缤纷的洋烟花随风摇曳，景色非常迷人。民国政府严令禁烟后，村人便将这块台地改造为“园子”，在台地边竖立了村中最高的桔槔，将村溪拦截起来，形成一个一米多深的蓄水池塘，以便汲水浇田。小时候，每到盛夏，我们一群孩子几乎每天都在池塘中洗澡、打水仗，玩累了，就爬上高高的桔槔架晒太阳。有时，就泡在池塘里，一边玩水，一边看一姓景的老农用桔槔汲水灌田。用桔槔汲水是一种技术活儿。同一种

工具，一个技术娴熟者不仅汲水速度快，而且姿势也好看，其动作既轻松又洒脱，完全像做劳动技能表演。在我们的眼中，这位姓景的老农就是村中的汲水能手。我在上初中的时候，也曾尝试过这种劳作，但因力气不够，加之不掌握要领，结果，不但不能使水桶轻松提升，反而把自己浑身的衣服弄了个稀湿，样子很狼狈。

我居住的县城不远处有一个风光非常迷人的小山村。村中有大片碧绿的菜畦，溪流边竖立着十多个高耸的桔槔。每到春夏和初秋时间，每天都有十多个农人用桔槔汲水浇菜，那阵势真叫好看。前些日子，我专程到那个小村子去拍摄农人用桔槔汲水的照片，不料，进得村口一看，村中已不见一块菜畦，十多个桔槔也被拆毁殆尽。我不禁愕然，问一老者，这是何故？老者叹道：“都是修铁路造的孽。那些菜地全被修成了运送沙石和水泥的简易公路，桔槔自然也失去了用场，于是，就被全部拆除了！”老者说着，显出一副既痛惜不已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就在我和老者对话的当儿，一辆满载着沙子的大卡车迎面“隆隆”驶来。我和老者赶紧向路旁躲避，但还是被卡车荡起的尘土扑了个满身满面。看着轰然远去的大卡车和眼前这位神情沮丧的老人，我不禁作想：当现代工业文明和古老的农耕文化发生碰撞时，后者真的是不堪一击呀！可不是吗？就拿眼前的这个小村子来说，就在去年，这里还是菜畦片片，桔槔处处，风光煞是迷人，可几乎是在一夜间，那旖旎的田野风光就荡然无存了。

桔槔这种古老物象失去了，农民赖以生存的菜畦也失去了，这样的瞬间演变真叫人难以接受，叫人忿忿然顿生难平的悲怆与悲哀！

轱 辘

故里是个大村子，一座苔藓斑驳的古老石拱桥，把村子一分为二：桥东为后村，桥西为前村。后村缺水，只有一口百年老井，井台上竖着一副老榆木轱辘，人畜用水都得靠这轱辘汲水；前村水盛，一个大石庵下有一个大水池，一股清泉从石庵下的石壁上涌出，泻落在大水池中，清冽甘甜，

留住乡愁

被前村人炫耀为龙泉。前村人常对后村人显摆：“我们的龙泉水是龙涎，是正宗的矿泉水，比那‘娃哈哈’都‘娃哈哈’！”后村人就爱慕地说：“看人家前村，就连那驴都喝的是‘娃哈哈’！”前村人也爱后村，爱后村人在井台上摇动辘轳，是一道绝好的风景。

后村的这口老井真够老的：青石铺砌的井台，经百年风雨的侵蚀与人们的踩踏，光滑如砥，已成了农人磨砺锄头刀口的好地方。围砌在井口上的石条早已失去了棱角，显现出一道道被井绳割锯出的深痕，缝隙间布满滑腻的青苔和几簇由附近一棵柳树延伸过来的色状如珊瑚样儿的须根。竖立在井口上的榆木辘轳的轴筒两端早已开裂，榫卯也俱已松动，摇动起来“吱吱呀呀”，若老人般不堪重负；唯有光彩的是那摇柄，被人们把握打磨得光滑如玉，纹理晰然可数。这古井，这年久的辘轳，透着浓郁厚重的历史沧桑感，真的是一道原始况味十足的乡村风景。

井台上最热闹的时候是每日的清晨。当早上第一缕阳光还未洒落在井台附近那棵高大的垂柳梢端时，人们便纷纷挑着水桶来到井台上。于是，人们的说笑声、桶担的碰击声，以及摇动辘轳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声响，和谐地组成了一支井台晨曲。这样的情景延续一两个小时后，随着井里水位的降低和家家户户烟囱上面炊烟的飘起，井台才渐归安静，只留下辘轳斜长的影子静静地躺在井台上，似乎在静静地回味着刚刚隐去了的喧闹，聆听着井台晨曲的最后一缕余音。

每到夏季，井里的水位便会降低。于是，人们天不亮就去汲水，生怕因贪睡而抢不到水。这种情景我在小说《秀儿》中如是描写：“黎明前的山村，四处黑黝黝的。来到井台上，秀儿放下担子，然后，把水桶拴在井绳上，就摇动辘轳打起水来。周围一片静谧。两边的山崖上不时有碎小的土块掉下来，柴草丛中也不时发出一些‘沙啦啦’的细微声响，秀儿感到头发根儿发紧，心跳得就像打鼓一样。她使劲地摇动着辘轳，负重的辘轳就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这种单调的声音使得四周更为幽静，空气中就增添了一种使人发憊的成分。秀儿感到害怕，可心里老是给自己壮胆：‘怕什么哩！没什么可怕的！’”像这样的情景，会一直持续到秋天雨季的到来。

不过在缺水的日子里，也有人会到前村去挑水，他们宁肯多跑一些路，也不愿黑咕隆咚去井台边凑热闹。

前几年，一位城里的摄影人来故里采风，恰遇一红衣村姑正在井台上汲水。村姑身肢微弯，双手紧握辘轳柄，一圈一圈转动着辘轳，由于在使劲，她的身体微微前倾，一条粗黑的发辫从肩头滑溜下来，在柔和的阳光照耀下，散射幽幽的光彩。摄影人大喜，举起手中的相机，将这一场景迅速收入镜中。后来，这幅命题为《井台晨曲》的摄影作品参加了省上举办的影赛，还获了个铜奖。两年后，这位摄影人再度到故里去寻访旧景，却发现井台上的老榆木辘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用钢管焊接而成的新型辘轳，就连那井绳也换成了一匝匝乌黑发亮的钢丝绳。这新旧更换，在这位摄影人看来，真是大煞风景。于是，他向村人询问：“那副老榆木辘轳哪里去了？”村人说，是被村中一长者运回家里作永久的收藏了。

碌 碡

20世纪50年代初和70年代末的二十余年间，在我国广大的乡村，都实行的是农业合作社制度。广大群众按照居住区域的不同，被划分为多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都有各自的打麦场，每个打麦场上都躺有一两颗用于碾粮食的碌碡。这种刻有凹槽的圆柱体粗大石碡，既是碾轧麦谷的很好工具，又是乡间独具韵味的独特景观。

农历六月，当满山的麦子成熟后，全村的男女社员便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紧张收割，人们称这为“龙口夺食”。收割后的小麦运到打麦场上后，就被均匀地摊开，整个打麦场就变成了金色的世界。当麦子晒到一定程度时，社员们就牵来一两头毛驴，将一种专用的木架套在碌碡两端的木轴上，然后，由毛驴拽着，开始了一圈一圈的碾轧。毛驴不紧不慢地一圈圈重复着老路，那碌碡也就不紧不慢地转动，还时不时发出“吱吱呀呀”单调的声响。牵着毛驴的汉子耐不住这种近似于机械的劳作，就信口唱起了“信天游”——